

中國文學研究叢刊



辭賦論集

鄭良樹 著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



鄭良樹 著

辭賦論集

臺灣學書局印行

辭賦論集

／鄭良樹著．--初版．--臺北市：
臺灣學生；1998[民87]
面；公分

ISBN 957-15-0868-3 (精裝)

ISBN 957-15-0869-1 (平裝)

1.辭賦 - 論文, 講詞等

822. 07

87000893

辭賦論集(全一冊)

著者：鄭良樹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發行人：孫善治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

電話：二三六三六四一五

傳真：二三六三六四一五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

印刷所：宏輝彩色印刷公司

地址：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

電話：二二二六八八五三

定價 精裝新臺幣三四〇元

平裝新臺幣二七〇元

西元一九九八年二月初版

82206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ISBN 957-15-0868-3 (精裝)

ISBN 957-15-0869-1 (平裝)

前言

本書所集，乃筆者來港後所寫有關辭賦之論作，包括早年於吉隆坡所撰述之〈屈賦與淮南子〉；今匯為一處，幸讀者有以教之。附錄三篇，與辭賦無關，然所論者亦皆文學作品，而賈、柳亦辭賦家，敝帚自珍，亦匯入編中。

九八年二月

鄭良樹

誌於香港中文大學

目錄

• 錄 目 •

前 言	I
屈賦與淮南子	一
論宋玉賦的真偽	一五
宋玉作〈九辯〉的論證	五七
論《宋玉集》	八三
司馬相如〈子虛〉、〈上林〉二賦的分合問題	一〇七
司馬遷的賦學	一四三
出題奉作——曹魏集團的賦作活動	一六九
柳宗元的永州雜記	二二一

賈誼〈過秦論〉分篇探略

二四九

柳宗元與《國語》

二六七

屈賦與淮南子

一

《漢書》〈淮南王傳〉說：

時武帝方好藝文，以安屬爲諸父。辯博，善爲文辭，甚尊重之。……初，安入朝，獻所作內篇新出，上愛秘之。使爲《離騷》傳，旦受詔，日食時上。

《漢書》這段文字是本諸《史記》。高誘《淮南子》〈攸〉也有類似的文字，只是「離騷傳」作「離騷賦」。

《淮南子》的作者淮南王劉安，當年奉詔所寫的是「離騷傳」呢？還是「離騷賦」？所謂「離騷傳」、「離騷賦」，又是怎麼的一篇作品呢？關於這個問題，歷來學者爭論得非常多；總結起來，大概可以分爲三派。

第一、淮南王劉安所寫作者，是〈離騷〉章句之類的文字。除了《史》、《漢》外，主張這種說法的學者，似乎可以追溯到顏師古去；《漢書》〈淮南王〉〈注〉引顏師古曰：「『傳』謂解說之，若《毛詩傳》。」後來的王逸，也主張此說；《楚辭章句》〈離騷〉〈敍〉云：「至於孝武帝，恢廓道訓，使淮南王安作《離騷經》章句，則大義粲然。……而班固、賈逵，復以所見，改易前疑，各作《離騷經》章句。」致於《隋書》〈經籍志〉云：「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爲之章句，旦受詔，食時而奏之；其書今亡。」也是這一派說法的主張者。

第二、淮南王劉安所寫作者，是賦體之類的文字。王念孫是這派說法的主張者，他在《讀書雜誌》卷四之九裏這麼說：

傳，當爲傳。傳與賦古字通。《皋陶謨》：「敷納以言。」《文紀》「敷」作「傳」，僖二十七年《左傳》作「賦」。「使爲《離騷》傳」者，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。安辯博善爲文辭，故使作《離騷賦》。下文云：「安又獻《頌德》及《長安都國頌》。」《藝文志》有《淮南王賦》八十二篇，事與此並相類也。若謂使解釋《離騷》，若《毛詩傳》，則安才雖敏，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事乎？《漢紀》〈孝武紀〉云：「上使安作《離騷賦》，旦受詔，食時畢。」高誘《淮南鴻烈解》〈敍〉云：「詔使爲《離騷賦》，自旦受詔，日早食已。」此皆本於《漢書》。《太平御覽》〈皇親部〉十六引此作「離騷賦」，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。

認為劉安當時所寫的，是約〈離騷〉大旨而寫成的一篇賦體文字。孫詒讓《札迻》卷十二「淮南崇朝而賦騷」條下說：「王逸《楚辭》〈序〉又云：『作〈離騷經章句〉。』並與淮南〈序〉不同。傳及章句，非崇朝所能成；疑高說得之。」也是這一派主張者。

第三、淮南王劉安所寫作者，是贊序之類的文字。游國恩《楚辭概論》說：「辭賦的唯一條件必須有韻。既是〈離騷賦〉，自然也與賈、馬諸人的賦無異；但自〈屈傳〉『〈國風〉好色而不淫』至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』^①一段看來，既沒有韻，又不像賦體，而且很像『序贊』和『通釋』的體裁；所以，從文字上也不能證明他作〈離騷賦〉。……至於王氏（王念孫）疑他旦受詔而食時成書，未免太快。其實他的所謂『傳』，不過是批評式的傳贊，而非傳註。大概也與班固的〈離騷〉贊序一樣，故不消費許多工夫。」創立新說，認為劉安所寫的是序贊一類的文字。

劉安當年所寫的「離騷傳」、「離騷賦」，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篇作品？這三派的說法，誰是誰非呢？

① 劉勰《文心雕龍》〈辨騷〉曰：「昔漢武愛〈騷〉，而淮南作〈傳〉。以為『〈國風〉好色而不淫，〈小雅〉怨諷而不亂。若〈離騷〉者，可謂兼之。蟬蛻濁穢之中，浮游塵埃之外，儻然涅而不緇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』」游氏所引的，即劉安〈離騷傳〉的一段文字。

一一

劉安這篇〈離騷傳〉現在已經亡佚了，不過，生在漢代的班固卻見過這篇文章。班固在〈離騷章句〉〈序〉曾清楚地說：「昔在漢武，博覽古文。淮南王安敍〈離騷傳〉……說『五子以失家巷』，謂『伍子胥』也。及至羿、澆、少康、二姚、有娥、佚女，皆各以所識，有所增損。」在討論這個爭論性的問題過程中，筆者認為，班孟堅這段話語有無比的重要。「皆各以所識」，以，有也；謂羿、澆、少康及二姚等，皆各有所識也。那麼，劉安〈離騷傳〉不是在對屈原〈離騷〉本文作一種注解及疏證嗎？說劉安所寫的僅是一篇賦體或序贊，似乎無法圓滿解釋這個問題。

劉安當年所寫的那篇文章，的確是包括了注解〈離騷〉的傳體文字，除了班固那幾句話是強有力的證據外，筆者願意撇開光光是就「傳」的字面上的解說來看問題，從劉安的大著《淮南子》裏尋求一些證據。筆者從前讀《淮南子》時，就發現《淮南子》一書裏，隱隱約約地有一些文字是在說解〈離騷〉、〈九歌〉、〈天問〉及〈九章〉；這些文字，有些是別的書本（如《山海經》）提過的；有些是別的書本不曾提過，而非靠《淮南子》來解說是難以瞭解屈賦的原意。這裏，把昔日發現的證據臚列出來：

（一）義和行止

《離騷》說：「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。」《天問》說：「出於湯谷，次於蒙汜；自明及晦，所行幾里？」《九章》說：「朝濯髮於湯谷兮。」屈原在這裏提出羲和（日神）行止的地名，儘管《山海經》《海外東經》有「有湯谷，湯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」、《大荒東經》又有「有谷曰溫源」的文字，畢竟沒有《淮南子》所說的來得清楚明白，《淮南子》《天文》說：「日出於暘谷，浴於咸池，拂於扶桑……至于曲阿……至于曾泉……至于桑野……衡陽……昆吾……鳥次……悲谷……女紀……淵虞……蒙谷。」筆者認為《淮南子》此段文字多多少少是有意在解說屈賦。《天問》說：「出於湯谷，次於蒙汜，自明及晦……。」易而言之，羲和是晨出自湯谷，晦至於蒙汜的；《淮南子》說：「日出於暘谷……至于蒙谷，是謂定昏；日入於虞淵之汜，曙於蒙谷之浦。」《淮南子》所說的「蒙谷」，地點在「虞淵之汜」，所以，「蒙谷」也可稱為「蒙汜」；比較《天問》和《淮南子》，我們能說《淮南子》不是有意在解說屈賦嗎？其次，《天問》問道：「自明及晦，所行幾里？」《天文》下文立刻說：「行九州七舍，有五萬億七千三百九里。」劉安難道不是在解說屈賦嗎？

（二） 增 城

《天問》說：「增城九重，其高幾里？四方之門，其誰從焉？西北辟啓，何氣通焉？」這一串問題，真叫人難以回答。《淮南子》《地形》清清楚楚地說：「禹乃以息土填洪水，以爲名山，掘昆侖虛以下地，中有增城九重，其高萬一千里、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……旁有

四百四十門，門間四里……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。」屈原三個問題，假如沒有劉安的三個解答，試問誰能瞭解屈賦的意思？劉安《淮南子》極可能就是在疏解《天問》的。

(三) 望舒

《離騷》說：「前望舒使先驅兮。」望舒是甚麼人呢？《山海經》等書沒有提及，《淮南子》卻為我們解答了：「月御曰望舒，亦曰纖阿。」（此乃《淮南子》佚文，見《初學記》一引）說劉安此文是在注解《離騷》似乎有點武斷，但是，劉安對《離騷》內文所提及的事物相當熟習，或是對《離騷》的訓解下過一些工夫，似乎是可以相信的。

(四) 奔月

《天問》說：「白蜺嬰茀，胡為此堂？安得夫良藥，不能固藏？」王叔師以為屈原此文指的是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的故事（見《列仙傳》）；這是錯誤的。《淮南子》《覽冥》說：「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姮娥竊以奔月。」再看看高誘的《注》：「姮娥，羿妻。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未及服之，姮娥盜食之，得仙，奔入月中為月精。」我們就會恍然大悟，劉安所說解的才真正是屈原所要問的！儘管其他古籍（如《山海經》）載有羿的故事，但是，都不能如此完滿地來解答屈原的問題。要不是劉安留下這幾筆文字（張衡《靈儀》亦載有奔月的故事，恐怕是根據劉安的發展出來），今天可能還不能為屈原這幾句作確解呢（丁儉卿《天問箋》即引《淮南子》）。

此文，可謂精密）。

(五) 后羿射日

《離騷》提過后羿這個人，說：「羿淫遊以佚畋兮，又好射夫封狐；固亂流其鮮終兮，浞又貪夫厥家。」在《離騷》裏，羿是一位暴虐荒淫的國君；這一點，《左》襄公四年《傳》曾詳細地記載了。天問也提及羿，說：「羿焉畢日？烏焉解羽？」畢，射也。顯然的，這是羿射日的故事。《山海經》好幾個地方都提到羿，例如《海外南經》、《大荒南經》、《海內經》等；《山海經》也有好幾個地方提到十日，例如《海外西經》、《海外東經》及《大荒東經》等，《大荒東經》甚至於說：「一日方至，一日方出，皆載于鳥。」把「日」和「鳥」扯上關係；但是，《山海經》全書就偏偏沒有羿射日的故事！顯然的，《天問》所載神話的后羿射日的故事是另有所據，非《山海經》及《左傳》所能解答。《淮南子》《本經》說：「逮至堯之時，十日並出，焦禾稼，殺草木，而民無所食……堯乃使羿……上射十日。」（今山東武梁祠石刻畫象有此圖）正好可以作為《天問》此文的说解！怪不得王叔師棄《山海經》而逕引《淮南子》此文。

(六) 縣圃和閼風

《離騷》說：「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。……朝吾將濟於白水兮，登閼風而縹緲。」

馬。」王叔師〈注〉說：「縣圃，神山，在崑崙之上。閼風，山名，在崑崙之上。」顯然的，縣圃和閼風都是崑崙山上之神山。《淮南子》〈地形〉說：「傾宮、旋室、縣圃、涼風、樊桐，在崑崙閼風之中。」涼風，即閼風；《淮南子》謂縣圃及閼風並在崑崙之上，似乎與屈賦相合。《水經》引《崑崙說》云：「崑崙之山三級，下曰樊桐，一名板松；二曰玄圃，一名閼風；上曰層城，一名天庭。」玄圃即縣圃；把縣圃混入閼風，顯然的，和《離騷》、《淮南子》不同系統。

(七) 燭 龍

〈天問〉說：「日安不到，燭龍何照？」甚麼是「燭龍」？王叔師〈注〉說：「言天之西北，有幽冥無日之國，有龍銜燭而照之也。」這個說法相當中肯。我們看看《山海經》怎麼說？《海外北經》說：「鍾山之神，名曰燭陰（郭〈注〉：燭龍也；是燭九陰，因名云。），視爲晝，暝爲夜，吹爲冬，呼爲夏，不飲、不食、不息……。」顯然的，《山海經》〈海外北經〉的「燭龍」是神了。我們再看《大荒北經》：「西北海之外，赤水之山，有章尾山，有神，人面蛇身而赤，直目正乘，其暝乃晦，其視乃明，不食、不寢、不息，風雨是謁，是燭九陰，是謂燭龍。」這裏的「燭龍」也是神。根據〈天問〉那兩句，我們看不出「燭龍」有甚麼神的味道；實際上，如果只是根據這兩句話，我們似乎看不出「燭龍」到底爲何物。《淮南子》〈地形〉說：「燭龍在雁門北，蔽於委羽之山，不見日；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。」值得注意

的地方有二：燭龍其地在雁門之北，那是太陽所照不到的北方，所以屈原才問：「日安不到」？其次，燭龍本身並不是神，〈地形〉說「其神」，是指委羽山之神，與燭龍無關。根據這兩點來觀察，《淮南子》所說的燭龍，似乎比《山海經》所說的，更接近屈賦。

以上所提出來的七件事情，在在都說明《淮南子》本書有不少文字可以更適當地來說解屈賦；筆者不願意很武斷地說，劉安這些文字是在注解屈賦，但是，筆者卻願意指出，從《淮南子》本書的文字來看，劉安及其門人對屈賦的確下過很大的工夫，這種工夫包括了訓解。

當然，筆者在此還省略了許多證據，譬如〈九章〉提及「凌陽侯之汜濫兮」的「陽侯」，〈離騷〉「倚閭闔而望兮」的「閭闔」，〈九章〉「登崑崙兮食玉英」的「玉英」，〈離騷〉「朝吾將濟乎白水」的「白水」等等，都可以在《淮南子》本書裏找到一些適當的說解文字。最有趣的莫過於〈天問〉說：「馮翼惟像，何以識之？明明暗暗，惟時何爲？」《淮南子》〈天文〉有一段文字「天地未形，馮馮翼翼，洞洞濶濶」，不但和〈天問〉的意思相同，連措辭用字也有相同之處。

筆者認為淮南王劉安「旦受詔，日食時上」地注解〈離騷〉，不是一件困難的事。劉安是一位博學的讀書人，手下門客不但很多，而且儘是戰國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南方學者，根據《漢書》的記載，淮南一地幾乎成爲南方學派的重鎮，與北方河間獻王劉德的經學派相對抗^②。

② 說詳拙著《淮南子通論》第二章第三十九頁。

從淮南子本書對屈賦的瞭解以及訓說，我們可以相信劉安及其門客對屈賦是相當精通的專家③；王念孫「若謂使解釋《離騷》，若《毛詩傳》，則安才雖敏，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」的顧慮，是可以不存在的。

班孟堅說：「說『五子以失家巷』，謂『伍子胥』也。……皆各以所識，有所增損，然猶未得其近也。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，以為之解。」從這幾句話來看，班孟堅確確實實曾經拜讀過淮南王劉安的《離騷傳》；劉安《離騷傳》解說了「五子以失家巷」，也解說了「羿」、「澆」、「少康」及「二姚」等等，其為訓詁著作，是不可置疑的。再從劉安的大著《淮南子》一書來看，我們發現他及其門人不但精通屈賦，甚至許多文字都是有意地在解說屈賦。因此，筆者同意第一派學者的說法。走筆及此，不禁想起朱季海在《楚辭解故》〈敘〉裏的幾句話，他說：「今據其未備，頗據楚語以定之。」劉安及其門人正是用楚語來解屈賦。

③ 《史記》〈酷吏列傳〉云：「（朱）買臣以《楚辭》與（莊）助俱幸侍中，為太中大夫。」《漢書》〈王褒傳〉云：「宣帝時，修武帝故事……徵能為《楚辭》。」《後漢書》〈皇后紀〉云：「明德馬皇后……能誦《易》，好讀《春秋》、《楚辭》。」桓譚《新論》云：「余少時學，好《離騷》。」可知屈賦在漢代是顯學。吾友翁世華兄在《淮南王劉安所作『離騷傳』辯》註十亦嘗論及此事；本註引文，即據彼注，謹此聲明。